

雷峰夕照



西湖十景

王旭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雷峰夕照

王旭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湖十景. 雷峰夕照 / 王旭烽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94-2251-4

I. ①西…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8231号

书 名 西湖十景.雷峰夕照

作 者 王旭烽

策 划 袁 敏

责任编辑 姚 丽

书籍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5.5

字 数 85千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251-4

定 价 3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com

子虚是在师哥对那个女子的不停追忆中走出刘庄的。师哥拽着他的长头发，死拖硬拉，一定要陪他到庄园对面的那家名叫“香薰护发”的美发屋打理头发。师哥不停地跌足：绝代佳人！绝代佳人！绝代佳人！师哥是在赞叹美发屋里的那位美人。

子虚瞪着迷茫的眼，说：真不可思议，明天就是雷峰塔发掘的日子！真不可思议，我都急疯了，你却跟我谈什么绝代佳人！

师哥是个直肠子，立刻气急败坏地回答：这不能怪我，你天生就不是一个记者的料，从去年报道雷峰塔工程奠基开始，我给你多少机会。你所有的关于雷峰塔的稿子都给头儿毙了，害得我半夜三更替你救场——算了，你报我一恩，让我陪你上美发屋，我们两清。

子虚一边敲打着手提电脑一边说：等我把这篇稿子



写出来。我觉得这一次我有机会了。你看看这个标题怎么样：《倘若白娘子从地宫中跳出——》……你觉得怎么样？明天大家都玩实的了，我偏来虚的，也许我这一篇稿子能让主编对我刮目相看——

师哥毫不犹豫地关了他的电脑，摸着自己的寸头继续数落：——并且你还对我的谆谆教导总是置若罔闻。实话跟你说了，你把所有明天就想见报的稿子都拖到明年再发也不迟，甚至后年再发也不晚——甚至永远不发也没关系。总而言之，你把一家市井小报当作一家纯文学刊物——

子虚记得，当初投奔师哥想在杭州城里混碗饭吃时，媒体刚刚开始炒作这座一九二四年就消亡两千年，又准备重新竖起来的塔。师哥跟他在编辑部里第一次谈话，核心就是塔与男人与女人与美与消亡与重生。师哥和他一样，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可师哥就是能出神入化，化腐朽为神奇。师哥以为，地球上一切的塔，实际上都是男人和女人较量的标志。塔，说是僧人们死后的葬处，实际上你完全可以翻译成一个禁欲主义者的长眠之地。但他们死不瞑目啊，他们死后也要证实自己和别的男人一样雄风依旧，不是不能也，实乃不为也。师哥瞪着牛眼说：拿什么证明他们实际上是像股

市当中的牛市那样坚挺，而绝非像熊市那样疲软呢？塔也！直矗云天的象征着男人根本的塔也！

然后师哥话锋一转，从抽象进入具象：难道雷峰塔不是这样吗？难道法海不是以男人的一种极其曲折阴险的手段来实现作为一个禁欲主义者对美女白素贞的纵欲吗？难道当他的肉身躲入螃蟹壳时，他的灵魂不是化作男根象征的塔，牢牢地意淫了、占有了良家妇女白娘子了吗？难道不正是因为这种男女之间的永恒的性的战争，才使得雷峰塔不管倒下还是竖起都永远流芳千古永垂不朽吗？

被浇灌得一头雾水的冯子虚认为自己后来是严格遵照师哥这一关于雷峰塔的理念进行操作的，他交上去的稿子，题目分别有《雷峰塔——男人的废墟》《一九二四年九月——妇女翻身解放的日子》《法海重振雄风，小青再作较量》《欲望之塔》；有一篇稿子干脆就借鉴了从杭州跑到中国台湾去的无名氏的早期成名作题目，拟为《塔里的女人——白娘子》，又为了形成对称美，附上副本一篇《塔外的女人——小青》。实践的结果是屡败屡战，他所有的稿子都被头儿打了回来，并当作笑料在报社内外广泛传扬，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实际上，关于雷峰塔的发掘工作从千禧之年就开始了：二〇〇〇年一月五日筹备工作完成；二月十四日开始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十二月废墟清理完毕；十二月二十六日，子虚隐隐约约想起，这好像是一位伟人的生日，那一天，杭州市政府对雷峰塔工程进行奠基，然后雷峰塔和杭州人民一起进入了新世纪。

他回答师哥：可是主编花那么大的钱把我们安排在这里，我得对得起他。主编说了，刘庄是什么级别！这是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是尼克松住过的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的地方，也是中美合作公报拟定的地方。主编说了，我要是再写不出一篇能够见报的雷峰塔的报道，他就爱莫能助了。

师哥大笑：冯子虚啊冯子虚，你的所有问题，就在于你在现实生活中的错位。你在雷峰塔问题上过于深刻，而在主编问题上过于肤浅。难道我们的雁过都要拔毛的大主编肯为你这样一个实习记者安排这样的国宾馆套间吗？即便明天是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一日——雷峰塔重新发掘的日子。如果不是因为我……算了，师哥我推心置腹一句话，乖乖回去考博士吧。反正你明天也不可能写出什么新东西来了。你不妨放弃小报记者之梦。且与我宁可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子虚被师哥说得倒抽凉

气，突然有醍醐灌顶之感：好吧，我听你的话，让雷峰塔见鬼去吧。有关它的一切统统到此为止。这地方本来就让我住得不安。听说从前的主人刘学询和他的九房妻妾的坟都在旁边。既然我不想陪你在这张小报鬼混了，我现在就回家。

师哥一把拉住他：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这长长的不眠之夜你叫我到哪里去度过？让你来就是叫你陪我的，现在倒过来我陪你你还不干。要不是我头发实在太短，我才不把这机会留给你呢。听我的，见识见识，我敢说，你将见到的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女人。

子虚被师哥说动了，他们进刘庄已经第三天了，天天都在对付雷峰塔，早晚到西山路散步，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香薰护发”，还有那里面的女人。子虚觉得师哥着迷的样子很奇怪。师哥自己也对自己的被子弹击中一般的心情不太理解。他们急急忙忙地朝外走去。在路灯的影影绰绰中师哥喋喋不休，师哥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非得让你陪着，实话跟你说，那是替我壮胆。其实我和你一样，这三天来也从来没见过这家发屋。它就在宾馆对面的小树林后面，你不知道它有多小，刚刚够一个美人坐在里面，替一个客人打理。可是我刚才确实看到了，那美人坐在窗前，里面亮着橘黄色的灯光，窗外



树影婆娑，一会儿浓暮起来，周围变得不真实。我记得美人朝我一笑，但我记不得她的样子了……

子虚越来越有兴趣：你总应该有一个比方吧，比如她像谁。

师哥疑惑地回答：我不知道她像谁，让我想一想，总之她和某一种遥远的东西有关。当然你可以说她像潘虹那样的最后的贵族，也可以说像李玟那样的狐媚般的风尘。她的笑容是很迷离的，像做梦，总之是不真实的，不确定的。等等，你知道一刹那我回到什么境界中去了？说出来你不要毛骨悚然，我想起了在校读研时刘操南先生给我们吟诵的李贺的关于苏小小的诗，你还记得吗……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久相待，冷翠烛，劳光彩……

师哥看了一眼子虚，这时候他的眼神相当文学，几乎看不到一丝媒体的影子。子虚站住了，接着他的李贺……西陵下，风吹雨。

师哥也站住了，想了想，肯定说：是的，我刚才想到了，就是这个……西陵下，风吹雨……子虚勉强笑笑，他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看上去师哥身上好像附着了一些什么，否则他不会那样做作抒情，说出这种在学校读研时就已经不好意思抒情的内容。不过他不想让师

哥看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便顺着他的口气说：听上去有些触目惊心，我们该不是去“与鬼相约”——西陵就在前面西泠桥，你见着的，很可能是苏小小的芳魂吧。

师哥突然大笑起来：真希望我是一个有神论者，然而不是。我只是说那个理发屋的女人给我的感觉罢了。为了粉碎这种可笑幻觉，我们也必须走近她，然后带着理想终于破灭后的踏实回去睡觉，安心地迎接明天关于雷峰塔的废墟文化……

子虚心灰意冷地往回转，说：我现在就已经有那种理想终于破灭后的踏实感了，你让我回去收拾东西，我还是想回家。我不是周恩来也不是基辛格，看来也难在这个刘庄辅助你成功什么。我也不想见什么美人，潘虹易老，李玟难封——

但他被师哥拦住了：老弟，你就放下中文系才子的那些胡思乱想，先把自己的脑袋修修整齐。不管怎么说，你是以明天报道电视台实况转播发掘雷峰塔实况来这个地方的，你还是得跟着我。再说你以后总还得在江湖上混饭吃，你得明白，所有的老板都不喜欢使用嬉皮士，不管公家老板还是私人老板……

子虚看看师哥的寸头，想到这高他两届的师哥从前的头发比他还长，想到高他十届的报社总编从前的头发



比他师哥从前的头发还长。他又想：明天应该是轰轰烈烈的吧，一座塔和一个人一样，死时如果惊天动地，复生也应该不会屏气噤声。他说：算了，我成全你，是鬼是人是塔，我奉陪到底。

在子虚决定成全师哥的当口，气喘吁吁的师姐从大门方向跑了过来，一边叫他们一边说：真讨厌，门口站岗的还向我要身份证，费我半天口舌。子虚回头看看师哥，他看到师哥脸上展现出一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神情。

师哥师姐在学校读研时就同居了，直到现在还没有领证，但他们自己也以为是老夫老妻了。就趣味而言他们是很南辕北辙的，比如师姐很顶真，还钻牛角尖，最讨厌李玟，甚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带着雪碧也一并讨厌了。师哥却是很潇洒的，暗暗喜欢李玟那样的鹅黄柳绿的时尚女人，而且当了两年记者，越发拿生活中的一切不认真了。子虚现在可以想象师哥心里有多失望。师哥轻松不了了，看不成美人了，因为师姐决不让师哥有如此不纯洁的举动。

师哥果然控制不住自己地问师姐：你来干什么？这几天我们通宵工作发稿，我照顾不了你。师姐注意不到师哥的情绪，她拍着书包说：我刚看了罗以民的《刘庄百年》，刘学询这个人实在太有意思了，没想到孙中山

还想让他当总统呢。他有八个小老婆一个正夫人，我的妈，刘学询准备把这一大家子都葬在刘庄。你知道这地方我平时进不来，可我太想来了，明天你们上雷峰塔，我在这里找刘学询的遗迹。还有他的老对头康有为，他们一个住在丁家山上一个住在丁家山下，罗以民引用了毛主席的两句经典词：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总之要了解的事情很多，你们看，我把资料也带来了。我做博士论文刚好用得着……你们怎么啦，这么晚了还出去，这里可已经算是城市边缘了。

师哥师姐在许多问题上各行其道，但有一点共同，都非常饶舌。他们在一起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不停地吵架与和解构成了他们的恋爱史。子虚可以想象如果师哥上美发屋去师姐会怎么样地寂寞。但师哥显然还贼心不死，他让师姐回宾馆，他说他们就到对面的“香薰护发”理发屋去清理一下，马上回来。师姐一听这话脸就沉下来了，她不批评师哥，批评子虚，她说：媒体真不能待，把人都教坏了，子虚这么古典一个人，怎么也睁着眼说瞎话。对面哪有什么美发屋。对面是茶园，是小树林，再过去是浙江宾馆，再过去是农家乐，龙井。什么“香薰护发”！

师哥真是有点急了，说：走几步路就看得到了，再



说我还不是为了子虚，他要去，硬拽上我的。

师姐也急了，说：难道我会故意陷害你？我的眼睛是白长的？想荒唐也找个好借口，硬说刘庄对面有美发屋，就是活见鬼了。

子虚听到这里就想回去了，师哥不想结婚，师姐已经开始发急了，他可不想搅在他们的是非里面。他连忙说他不是一定要理什么发，不过出来散散步罢了，有没有什么“香薰护发”也无所谓，反正明天的电视直播，也不会有多少镜头对准他们这些小报记者。唱主角的应该是那些出土文物——如果果然还有出土文物的话。

师哥也不说什么了，拎着子虚脖子推向大门口，说：你给我去，不在“香薰护发”打理好你的头别回来见我！

说完，一把拽着师姐，绑架一样地回宾馆去了。

子虚呆站了片刻，天黑了，临水的宅园幽暗寂静，湖面滑过了夜莺，子虚听到它的翅膀的声音。他慢慢往前走，穿过这从前的没落贵族的私家别墅，水竹纷纷，从意象的小径扑面而来。

在大门口他停住了，他能够看到对面马路边一片漆黑，什么也没有。哨兵盯着他看，子虚想：到底是国宾馆，杭州宾馆有如此礼遇的，除了汪庄，也就是刘庄了。

有一瞬间他想师哥是得妄想症了，什么西陵下风吹雨……继而他眼睛一亮，果然于对面绰约的小树林中看到了师哥刚才提到的用淡黄色的霓虹灯镶成的“香薰护发”——然后，他看到了大玻璃窗内坐着的绰约的美人。

他撸着自己确实需要打理的头发，想，真奇怪，怎么来了几天，就一直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呢？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一间屋，一把椅子，一面镜子，一面窗，一扇门，一盏灯，一个美发师，一个客人。子虚不敢目视女主人，但他敢从大镜子里看。他看见她从后面走过来，问：香薰护发吗？

真奇怪，子虚看着镜子里的美人想，果然给人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她就站在我身后，但仿佛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不过子虚并不恐惧，他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满足，他放松四肢地坐在发椅上，问：什么是香薰护发？

美人就递给他一张漂亮时尚的说明卡，她身上散发着一股草花之香。她走过来的时候，身上发出了风铃一般的声音……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子虚迷迷糊糊地想起了唐人的诗，就看起来说明书：

……一句洋溢爱慕倾情之意的宣言，充分流露着人类对至善至美、感情和谐的渴求，香薰表达温馨，丰



富情感，香薰象征女性纯洁温柔的心……我要色彩，我要奔放热情，我要点染明媚潇洒怡人的秀发魅力……香薰植物草本精油蒸汽洗发护发系统……源于日本……专业、精心演绎，全新护发组合……

先生您笑什么？美人贴近他身边，近乎于狐媚。子虚看着镜中的她，想，果然是又风尘又贵族的，又像李玟又像潘虹的。不过因为香薰护发，一切都真实得不容置疑了。他说：小姐，我只是想洗一洗头，吹干就可以了，您的这套程序不适应男士吧。美人十指纤纤，在他双肩轻轻一点：别叫我小姐，现在小姐已经被叫出歧义来了。我姓吴，叫吴悠，认识我的人都叫我悠悠，《纤夫的爱》里面的“纤绳上荡悠悠”的悠……

子虚想，连《纤夫的爱》都知道的吴悠，竟然被师哥想成了芳魂常在花下出没的……真是可笑之极。他能够感觉到悠悠两手十指真实地富有弹性地压在他头皮上的富有节奏的动作，又微妙又率直，他看到她在镜子里撩起他的头发，像半把折扇一般地徐徐打开。他听到她在他耳边呵气如兰，说：您多像从前的书生啊，您的头发真像从前的书生，像刘庄从前走出来的少爷。您应该享受女性的待遇，我要给您做香薰护发……

子虚感觉到发椅缓缓地放下来了，他的上身往后仰去。美人的话像催眠语一样，让子虚恍兮惚兮，然后他突然跳了起来，问：你说什么，什么从前走出来的少爷，你提到刘庄了？你认识刘庄从前的少爷？

悠悠抚摸着子虚的长发，像是要平息他的惊愕紧张的情绪。她看上去介乎于四十岁和二十岁之间，她像是母亲，又像是少女。她说：住在这一带的人，年纪大一点的，谁不知道刘家少爷啊，一九五零年参军，抗美援朝，再没有回来过。还有那个姓范的八姨太，常常在西湖上往来，后来搬走了……住在这里的老人，谁不知道这些老事啊……

您看上去可不像是个老人……吴……悠悠女士……

美人轻轻笑了：谢谢您的夸奖。您不是要工作吗？明天不是要发掘雷峰塔了吗？瞧，我这里有一些关于雷峰塔的报道。您看吧，香薰护发不影响您看报。

子虚迷迷瞪瞪地接过报纸，忍不住还是问了一句：您怎么知道那么多啊，您甚至连我住在刘庄都知道……

先生您不是已经在刘庄住了三天了吗？与您一起的那位先生不是杭州城里报道雷峰塔最多的一位吗？两个小时前，他不是在我眼前走过吗？他告诉您我朝他微笑的事情吗？我想你们中间一定会有人来……



是的，子虚急忙解释，他本来就是要跟一起来的，不过后来他有点事情……美人轻轻地“噓”了一声，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还是你一个人来更好……

子虚盯着镜子里的他自己的影子，愣住了，他是个老实人，还从来没有见识过敢这样和他说话的女人。她是和大学里那些大一大二的女生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和大三大四的女生也不一样。他不知道她像谁，他生活的当下时代里好像没有这种女人。接着他看到悠悠向他抛了一个媚眼，他目瞪口呆。然后他看到她微微牵动眉心，子虚想起了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形容的朱楚生：其狐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她说：看你的报纸吧，就当你现在是一个人……

子虚垂下目光，没有在意，杭州城里所有关于雷峰塔的报道他都看过了，他觉得不过尔尔。不过这一张剪报倒是有一点意思的，首先就在于他以往没有看到过这篇名叫《雷峰塔旧闻新说》的稿子，其次，从剪报上看，也无法知道这篇报道发在哪家报纸上，记者是谁。但开门见山第一段就让他非常疑惑，小标题为“雷峰塔是个谜”，第二段说：随着雷峰塔地宫的开启，有关塔的一切旧闻再次牵动人们的视线。子虚读到这里微微一怔，他记得要打开地宫，起码得是明天的事情。这里怎